春秋比事

八

是以不書主名以見魯之微也　莊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左曰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入秋及齊師戰於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公羊之論迂僻不當蓋不言公者齊魯有讐公伐齊納讐人之子喪師乾時惡之大者故諱之也　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左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諫弗聽及邾人戰於升陘我師敗績夫經於乾時之戰嘗書敗績若升陘果敗安得而獨諱哉夫邾魯與

國也僖公不能撫綏小國乃伐而取其邑以起升陘之戰則僖之罪可知然伐邾言公而戰不足言者伐魯邾志也故斥言人甚惡升陘之戰乃邾人報魯明非魯意故不書公觀左謂邾以須句故出師則經所書意可究矣此四者皆魯與敵國自戰也

經書諸侯交戰者八

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左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

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伐宋戰焉宋無信也盖十一年宋公執鄭祭仲逐忽立突以親於鄭突既而背宋與魯故宋鄭交怨公欲平兩國而宋挾立突之功欲求賂於鄭力辭魯請是以公及鄭伯伐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不書主名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以魯鄭自戰為文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隙故是年齊師伐我又戰衛而敗之魯衛憤齊之見陵因郤獻子憾遂請命於晉合四國之師以伐齊大敗齊於鞌春秋書者頃公數行侵伐以病諸侯自貽挫衄晉以二國而主名魯以四卿而敗之皆未免曰罪人也故列數諸國之卿又稱敗績以著其惡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於鐵鄭師敗績左曰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帥師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欲擅晉國而滅其君今鄭為不

叛晉非悼公罪特勢有所不可也故經書之亦以傷晉而疾楚也前謂霸主救者此也

經書諸侯救者

僖十八年夏師救齊夫無嫡立庶均庶立長古今通義也小白六子均庶以義言之則無虧當立易牙寺人雖徼而立之正矣宋襄公固守信義欲立孝公而魯出師救之則公之救齊為得正也而經何無善魯之文盖提兵出師扶危救難苟合於義則聖人幸其成功而已僖

公以一國之師救齊而不能保一無虧卒使師敗於宋孝公簒立其削弱可知也故書曰師傷其舉魯之衆而不能救也　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氏之意以陳人貳於晉而清邱之盟晉宋同心恤病討貳故宋於此為晉伐之葢當景公之初晉德衰微諸侯離叛邲之戰見敗於楚是以陳人無向晉之心而即楚焉夫楚蠻夷也陳中國也以中國而從蠻夷則陳為可伐而宋伐之正也而衛人徇孔達之言固守先君之舊好不顧

援徐然而經乃言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何哉盖
小白自葵邱之會霸業已衰故楚人乘間浸以驕暴觀
僖十年伐黄十二年滅黄至是時滅徐則其服齊之心
不及於前可知也牡邱之盟雖糾率諸侯將為徐援而
懼楚之强不敢赴難是以公孫敖率諸大夫以往救之
而又不足以成功故此年書楚人敗徐于婁林則諸大
夫之師初無補於徐可知也且小白經營中國功盖當
時宜乎提師救難蔑無不濟而救徐之師遠次于匡委

之大夫卒不克濟則罪可知矣何則能以身任難然後能使人免於難今小白畏楚之患自處於安而推難於人宜乎諸大夫之不及事也故經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責諸大夫之輕而罪齊侯之重也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蓋楚自重耳之没復寇中原至是圍江而陽處父伐楚以救之然楚為江病處父之意以楚方欲圖江其鋒必鋭吾直救之必貽挫衂從事於楚則江圍自觧殊不知救人之師急於水

火先於伐楚非江利也是以晉師雖出而楚卒滅江則處父之救江實非救也故書先言伐楚而後言救江惡不能救也　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夫楚自城濮之戰畏晉之强不敢加兵於鄭今晉文既没中國不振於是始復伐鄭是以趙宣子會諸大夫之師以救之觀十四年鄭伯與會則趙盾之師亦不可謂無功於鄭也然當時靈公繼文而立不能援鄭却楚克紹先烈而使救鄭之事出於大夫則靈公之罪可知也

故稱人微之也微諸大夫不使救鄭之事大夫得專之
也　宣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九年晉郤缺帥師救鄭
成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凡此三大夫救陳救鄭無非
以楚之侵伐而已然以春秋考之陳鄭二國雖皆儕楚
而文宣以來楚之病鄭也急何則重耳之沒不過十年
楚遂伐鄭晉雖力爭而楚不息也至陳則距重耳之霸
凡二十年盟會侵伐蔑不從晉及宣元年始有侵陳之
師而趙盾救之夫既得鄭又連鄭以侵陳則楚之強横

師師救台遂入鄆按是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故季孫宿救台而遂入鄆先儒狥穀梁之説皆以謂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故書遂以譏之夫當襄公時三家擅權專恣日甚其無君之心久矣矧自文公以來政在大夫歴宣踰成至於襄公齊魯諸臣紛然肆横盟會征伐出於國君十一也安得而受命哉襄十二年距聖人之生未久使季孫果受命於公則經所書宜有以别異之也盖宿之出師本欲竊魯之鄆自為封殖而已非有意

救之鄭實有惡於宋初非德曹之意雖非德曹然使鄭之師足以勝宋而釋曹之圍則排難恤災仁人之事春秋亦許之也奈何鄭雖救曹而明年宋公入曹執曹伯以歸則鄭師之出曾無毫髮之助適足以堅宋之虐曹爾故書鄭駟弘帥師救曹病其不能也凡此大夫之救也

經書夷狄救者

僖十八年狄救齊蓋齊以五公子作亂宋伐之戰敗於

歸父會而平之禮也然春秋皆稱人者傳謂大夫未盡
經意盖宋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而楚蠻夷之國宋不
可被屈於楚楚不可得志於宋故兩國皆貶稱人　昭
七年書暨齊平左謂齊伐北燕盖燕與齊平也夫經書
外平若楚宋者必曰某與某平也若齊與燕平安得與
魯同文哉盖魯自襄公以來與齊結怨按襄二十四年
仲孫羯帥師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及至七年以前
雖兩與齊同會然未嘗有修好之事至是始與魯平故

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按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而剽繼立至十七年衛石買伐曹十八年晉執石買討其背盟伐曹之罪衛人懼晉是年冬剽遂會晉圍鄭然衎猶在齊也及二十一年經書晉欒盈奔楚左謂盈自楚適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是年商任之會明年沙隨之會衛侯剽皆從晉不貳以經傳考之則知齊侯之伐晉衛實衛侯衎及欒盈間之也蓋晉自悼公沒平公繼立國勢削弱衛之所恃者晉也晉弱

伐我西鄙然則結之出既失媵婦之好且賈齊宋之讐陳人之意以結本媵婦而與齊宋盟其待我輕矣齊宋之意謂吾大國也而魯使二卿因事以盟我其待我亦輕矣是以交致侵伐不恤舊好且結一出而召禍於三國也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按是年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則仲遂之行所以報聘於周也明年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左謂晉分曹田故魯拜晉之賜則仲遂之行將求田於晉也夫僖公既不能朝王天王反

來致聘則僖公可因是而往朝矣已不能朝乃遣一大夫而大夫之行本以如晉求田而不主於聘周則其慢王之罪不可赦也說者多罪仲遂專命如晉夫諸侯知有天子則大夫知有諸侯此上下相待之禮也僖公不知有天子而責仲遂不尊君不亦難哉然則遂之專命實僖公啟之也　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三傳之說皆非經意而穀梁失之尤甚盖仲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宣公思其援立有燮於

故經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非特惡鞅之專且見晉國衰微權不在君是致諸侯間晉而相攜貳也此大夫之遂事也

經書夷狄遂者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夫陳鄭二國晉楚所必爭而宋以附晉嘗與楚仇者也曩者重耳之霸陳鄭悉服中國楚不敢爭重耳既沒襄公嗣立而晉霸雖稍衰襄公尚能扶持先業未至殞墜楚猶懲創城濮之師雖

此夷狄之遂也　凡此數者或貳國君之命或重侵滅之惡或救難而次或取邑而城要皆得罪聖人其間所可取者惟小白之伐楚救許悼公之城虎牢皆有功於當世春秋不得而盡貶之也按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八國遂伐楚次于陘夫小白圖霸雖以服楚為急然經營二十餘年其勢非不娍也至此始舉伐楚之師且不直擣其巢穴方徘徊於侵蔡然後伐楚又次于陘以待楚之服從者齊侯

非有畏於楚也以謂克敵之功小全師之功大姑欲外示威聲以折楚之心使兵未壓境而楚心已沮是不戰而先勝之也故陘之次不折一戟而楚已懾服遣使請盟自是中國維綱一正而楚人不敢逞則陘之次小白之功大矣　僖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其詳見救許例）然書遂者大齊威能伐鄭又能救許也說者謂僖四年召陵之盟服楚未幾而鄭已叛齊逃歸楚已背盟伐許齊侯

古者諸侯分國列爵維藩與屏其於救患討貳禦亂圖安舉能守正引義赴難直前而無所畏焉春秋衰世王道息轍侯伯奸義干戈日尋列國之君不能自保無患雖師徒以救伐國君之奔亡亦以逡廵顧望不敢頓進故聖人書次以譏之按經書次十有六或以救伐次或以失國次而事各不同大抵救而次者或得聖經之褒失國與救而次者皆所以惡之也

春秋比事卷十九

赤則又諸戎之種也狄之種有二曰赤狄曰白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則又赤狄之種也攷之經書戎者十三書狄者三十六計狄之見經而倍於戎葢戎自隱桓以來雖先入春秋而侵擾之患比狄為少賴小白主霸中國之威稍立稱兵屢伐其勢遂衰僖文之後於經傳罕見不過助晉敗秦會晉結盟及敗王師而止耳曁宣至襄戎無侵伐之文而陸渾滅於晉蠻子殺於楚晉又執蠻子赤而歸之則其衰弱可知矣至狄則自莊公末年始

入春秋驟陵列國遏以盛强興師侵掠幾無虛歲觀其伐邢入衛滅温最為害之大者雖當時二霸相望以起糾合同盟折服强楚安視狄人之禍未嘗回戈而北向焉馴至文公之時二霸既没諸侯無所倚重狄之跳梁又甚於前齊晉宋魯諸國交被侵擾終宣之四年見經者凡二十有一厥後賴晉之力秉狄衰釁搗其巢窟挫其鋒刃諸侯始得以紓難焉然則就二者而較其强弱則狄盛於戎可按此而見也

攷夫隱二年公會戎于

也莊公驕淫不道政弊民疲不為備禦之計使戎見侵又不能提師一戰挫其驕蹇使得亟去而始追之何益哉且濟西魯地也言追及濟西則戎之侵我可知也經書無戎侵之文止書追戎具言公之無備來而不知既遠去而始追之也二十年齊人伐戎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至自伐戎凡此三傳皆無義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左曰以其病燕故也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愛齊侯乎山戎也小白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

千里之險而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燕周之分子也貢賦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三傳亦無義此戎侵諸侯齊魯伐之事也夫經自隱桓及莊止言及戎會盟與追戎而已至此始言中國伐之及戎來侵中國則戎之勢已强也然經於莊二十年與三十年皆稱齊人至僖十年始曰齊侯者蓋莊公之時齊雖伐戎而戎無懼心猶逞志於中國故二十年齊伐戎而二十四年戎乃侵曹致曹羈出奔則是

戎伐秦而敗其師矣夫伐人之國其罪固已深然連中國猶云可也今晉襄交結荒夷剪伐同好自春秋以來開禍於此則其獲罪聖人寧可貸乎故經書晉人深貶之也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左曰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杜預釋傳之旨謂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與晉盟衡雍不及復君專命與盟春秋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遂以貴之詳觀經文此說未然夫經書遂事未嘗離文也今

名楚子與十一年楚誘蔡子般殺之同文也而經於此不名楚子者蓋同惡相殘自古已然非若蔡子般之見誘殺可深言而重責也故聖人特異其文以為内外之別耳　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氏

侵齊者凡七焉然當時齊之子孫無小白之賢不能宣威獵狁而坐受狄人之侵侮未聞敢一稱兵嗟乎齊强國也距小白之没纔十餘年中國諸侯猶憚齊而狄敢易之則其强暴可知矣　僖八年狄伐晉盖是時晉始入春秋國勢未强故狄敢伐無所畏憚自文公興霸雄長諸侯狄人自是無復加兵及宣八年晉與白狄伐秦賴犄角之力晉人德之故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以固狄好然晉人既賴其助且與之會恃其强足以勝狄

之然則晉之所以失狄者實自取之也　自後晉狄交怨兩敗狄師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終春秋雖不甚弱不復為中國病然晉之貪殘者初非其道也　若夫文七年值中國無霸魯文豫怠狄人間而小侵之故是年書狄人侵我西鄙至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以報其侵魯既勝狄而屈服之狄用是懼服不敢窺魯且又遠來從好故襄十八年白狄來所以見狄之屈於魯也　至鄭國以弱小之國

徵罕見中國此霸者攘郤之功也至狄始於閔僖盛於文公至襄昭之後則不能病中國而中國反病之其貪暴之勢浸衰於前何也說者以謂襄昭以來諸侯同盟同會特多於前雖列國自相誅夷而中國之威猶足以駕馭遠畧譬若權門世族雖其禮法廢壞替其𧛓之業不競而雄強惡少尚能隄防門户使閭里小盜不敢侵侮也是不然夫以二霸赫赫之功實春秋之領袖而狄之貪惏侵伐自如無所畏憚況其後嗣子孫不及先君之